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遺書卷十六

宋 楊簡 撰

家記十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方今治務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之

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何謂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為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

知以是為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孰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

内侍之雅事内侍内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即稱善或有賞宫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為京官二年為任吏部猶病其冗而况於久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説不復長思輙以為不可行不思國家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羣羣無德無行之

士也士大夫不念天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為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任為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吁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恤賢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

徒費居官不為長久之計貪墨以為待闕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禦無素備冦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令奸頑好訟俟新吏訴幸新至未諳情偽姑肆其欺擾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書散亡本末無考吏弊滋蠧民病滋深怨積於中安保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當今治務擇賢久任為急宜升縣為州大州為監司

各辟其屬謹簡乃僚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

久任雖非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

法當闕武衰故必縣升為州大縣即大州凡州皆得

專達於朝苟非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

其甚賢有功者有褒焉有賜焉有增秩焉有貼職焉

雖終其身可也必不可不升於朝則升○何謂罷科

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自漢以來古道滋喪學徒

陷溺於經說琢壞道心不務實德唐鳥獸行君臣相

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以詩咏為事業劉考功加進士以雜文幼能就學皆誦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史皆同掛壁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尚踵餘風士子所習唯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為文華而尊榮相師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宦

大槩惟羣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茍且甚者民思寢處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牽於私壓於勢賢者不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者選矣曰既擇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其身不得復用敢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即趨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亦無害於取士奚必革曰駢儷之文大不典雅惟助浮

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為士而言辭大不成文亦難斷不可糊名栫圎月書季考唯考實徳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歳大比興其賢者能者以禮禮賔之獻賢能之書于朝三省奉其書獻于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行拜禮則聖躬宜與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〇何謂罷設法導滛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

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群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為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嘆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匱大軍乏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其究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

利頗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其為樂平為東嘉
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何謂教習諸葛
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
子至顧而武備不脩空談不詳慮為宋襄為成安貽
笑百世不可李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
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
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
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

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法天四為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為首之法故為孔費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

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教閲猶有古制其圓陳此法也將勑圓陳咸内嚮者謏佞特改舊制曰捉將圈非正兵之法也有曰弩鬬鎗者此法也顧知者鮮以為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

奇兵在陳內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某屢聞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槩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横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為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

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

○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寛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産異戶無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漸均矣○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為甚

盛妝麗色羣目所矚少年血氣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不知愧耻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為怪人心蠱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緜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嗚呼痛哉○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所謂

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納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為名實强取多此類奚可殫舉榷酤雖非强取而壞亂人心為甚酒誥諄諄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為狂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毋致於壞亂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

羣飲不禁禮飲○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于大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殁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狥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静者自清静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脩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寖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

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唯大賢可以司教○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况於以利心為本乎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

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末之識未之知周官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政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外域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

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畧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摹不同如冠如屨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耻之規摹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其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為漢唐規摹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守東嘉畧行已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絶不可企及之事

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
爾人性無古今感之斯應○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
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為之浮
動者有幾某初入大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
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何
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
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失已久其惑亂

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説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觧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庸為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見何世何人及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

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為甚使學者皆面墻
茫昧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
可笑摽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
而不敢蔚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為
及時此類不一𢧐聖何人其為曲禮記首言傲不可
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叙博
聞强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
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

春秋雖因是有考而失聖人之志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混殽蠹人心為多可削者甚多掃雲翳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協心難乎有就

已上見遺書

或曰為治在轉其機而已矣其機一轉治功自成不必言三代之制也簡謂圖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終苟道也漢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禍亂多風俗不善享國不久者職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禍

亂息風俗善國祚久長則三代之制不可不詳攷熟講而圖復之也自漢以來公卿大夫不知王道無王佐之學雖有周官之書不能隨緩急次第以圖復之惟定雜霸之規模以周官為無用之空文就有慕而行之惟行其末不治其大者急者誠可為長太息也擇賢久任誠為當今大利或者憚於改為姑循其舊守宰數易曽無固志豈不思沿邊諸州軍守臣果能固守以當他日數百里之敵騎乎不能乎甚可畏也而

猶憚於改為豈不誤國家大事乎闕少員多為今論治者之巨患而賢能之員殊不多也吾猶懼其不足以充數闕少員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内宜其治不及古然封建有春秋戰國之禍宜擇賢久任職方氏雖通理九州四夷而實分國以治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説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後世士大夫觀此雖知其善往往竊疑何以使天下之莫當也嗚呼至哉此道神靈通天地貫古今而況於人心乎即一驗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確信此者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説所敬者寡而説者衆此之謂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為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所不善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為也此

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沒義利之辨寖不明利欲之說滋熾秦漢以來人心益昏益亂有君如漢高出秦民於湯火之中大恵也大功也獨惜夫以利心為之遂陶冶一世之心術盡入於利欲秦之禍止於毒人之身漢之禍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從而後言之也陽城頗

川之民何辜而盡屠之也三川李由為秦守忠也何罪而斬之也類張耳者何罪而又殺之也噃秦將以利義予非義也從三老董公仁義之說以利心從之也其處心積慮率利而為之約三章除苛禁非一出於義也四海之内塊土耳何足為意而自潰亂至此也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灼見高祖之心術灼見自漢高以下之規模高祖未嘗口傳面授於其後人也而後人默而承之如出一人何

也利心之同習俗之成不以為異也吾深念夫漢以來諸君其性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為不義亦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於義為君子喻於利為小人吾深惜漢諸君之不得為君子也吾非不樂於成人之美也漢諸君之善政善令出於義者吾所愛也而其出於利者吾不敢妄是之以亂惑後世也王通以仁義稱七制之主所以導後世

入於利欲之途致禍亂於無窮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故玄齡首勸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贊之決又使太宗不自以為耻欲史氏明書之以比於周公烏虖痛哉周公豈詐為隋帝詔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伐遼以激民思亂之心者也周公豈亂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與為奸利又相與勤施寛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譽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為賢君房

杜為良相一君二臣非無善者而總名之曰賢曰良則未可也以太宗為賢君是教後世之君為悖為逆為奸亂而文以飾之也以房杜為良相是教後世之臣為悖為逆為奸亂而文以飾之也痛哉吾懼君不得為君臣不得為臣父不得為父子不得為子兄不得為兄弟不得為弟夫不得為夫婦不得為婦天下之亂無時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難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為意則不入於姦利清明未嘗不

在躬天下之所同也萬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義殺不辜也雖祿之以天下皆弗顧也謂人之本心無此善者賊夫人者也謂已之本心無此善者自賊者也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為堯舜之君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為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

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末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見訓語

世論有唐盛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賢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齡乃首發亂謀如晦贊決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吉秘計又將并除建成社稷傾危民將塗炭此固可誅也然惟天吏則可以誅之秦王安得而誅之玄齡首謀借周公以文其姦其辭則周公也其情則非周公也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

義殺不辜其諄諄號於天下則曰義師也天下之人心則未服其為義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則不合不合則不能久此三臣者惟其與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則早卒房魏則久於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雜以義正猶孝宣之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豈惟漢之規模如此而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規模皆如此也幸而不遭變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亟變覆危禍則胥而入於

姦利為悖為亂為大惡勢之所必至也人心自靈人心自明其隱然不安於中者即天下人心之所不服也其餘衆善誠有可觀論者樂成其美是以多稱其良不知夫義利之不明善惡之相掩啟姦雄自便之門開後世惡逆之路君子懼焉魏輔建成猶房杜之輔太宗也巢妃之職三臣者熟視莫敢言魏雖言之僅使勿后使言而不聽則何不去至此而猶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親享太廟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

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諫也與騶子倡人比肩於朝行而不知耻也三臣者殆欲為鄉原而又不及焉者也而俗儒之論每槩稱其賢吾恐姦亂之禍接迹於來世未已也見訓語

陸宣公可謂社稷之臣不可謂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為悅雖義可以已亦不已所謂天民者可則進否則退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語之狀昭昭為日已久矣宣公為宰相而進議不行已累累矣而猶强其

所不欲犯其所甚怒其得死幸矣使諫官無陽城殆哉蓋其才有餘其學猶有不足誘人名利之論非正也宣公之意則善宣公之號則非執序遷之失說病久任之確論漢唐人物有如宣公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猶不滿人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見訓語

范氏唐鑑美太宗聽諫而曰雖過庸何傷乎寸心深所未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過之為至善也致人主終

恥於從諫堯舜舍己從人禹好善言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伊尹稱湯曰從諫弗咈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曾子曰我過矣夫夫如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孟子切戒揠苗取芸苗芸苗改過而已學道之極終於改過無他竒功然則改過者聖賢之所尚進德之極致而范公輕言之𪒠沮人主改過之心殊為不可道二是與非而已矣過則為非改則為是是則為賢為聖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

道非則為愚為不肖與朱象桀紂盜跖同道是無二是非無兩非范公於一是之中而分為淺深過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及攷范公古文孝經說尤為蔽窒

見訓語

范氏唐鑑論明皇友愛曰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發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范公

誠賢明皇誠有大惡因其不充類而遂謂其為善皆出於利心則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以明皇友愛之心為皆出於利心竊意萬世公論未必皆以為然方其為長枕大被殿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之時雖非正禮謂之不出於誠心可乎人雖至不肖良心終不磨滅春秋於魯威書至至者至於廟是之也魯威大惡滔天而聖人是之者非是其弑君也是其至於廟也魯威至廟未必不出於利心而春

秋猶書之而况明皇之友愛乎明皇不足惜而人良心之所發使不自知其爲是不自知其即道則道心沮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將愈長吾爲此懼故諄諄乎爲是辨

歐陽公作唐紀皆書其君曰大聖夫爲唐臣猶曰不敢不書歐陽公宋臣而書唐君曰大聖是將以爲後世之公言耶是誨天下後世胥爲亂逆胥爲鳥獸行也可乎正道不明姦邪雜說公行於天下學者不知其

非此有國有家者之巨害未有發之者明哲之主一旦覺省痛禍亂之浸淫壞人心危國家則削除邪說若斯類者急於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稱名卿賢大夫者胡為思不及此也

王明清揮麈録謂蔡元長父子既敗其門下士楊中立孫仲益之徒攻其姦惡不遺餘力觀此則亦譏誚楊孫太過矣又記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士以教諸孫汝為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

張黼者遊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足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問其故云君家父子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禍惟有奔竄或可脫免諸生泣以愬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黼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叙人才改往脩來以備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流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名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簡

謂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楊張未能因蔡悔過之機導之十分誠實改過自暴其罪自求削奪盡反前為天豈不容人改過人心亦將大服社稷可以復安蔡氏亦保無虞見訓語

本朝名命官謂之名唐謂之追聖朝可謂君使人以禮有三代之遺風唐陋矣見訓語

嘗觀唐人本政之說不勝歎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議論畧相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沒道本平常人

自無睹本政之說曰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雖矻矻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啟之者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實失之夫政之本固不在於發號施令失其

本而事於末實德未孚實德未用而發號施令宜其悱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古無不示之說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行之無非正道誠而無為久而無違默感天下同然之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謂神而非術也非為也禹曰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艱者不放逸之謂又曰安女止謂性本靜止不動此政本也此孔子曰為政以德也此伊尹暨湯

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也書又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幾者初之心發不失本止則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則動而民咸應矣自漢以來罕聞正德之論故論治者惟睹其難德性人所自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無以啟其君 見訓語

漢唐苟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岌岌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數起士大夫學業鹵莽大

智不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棄固安取

岌殊可惜也漢唐豈樂於岌岌哉誠不知所為竭思

盡慮所見止此漢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自漢迄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為

本雖雜以王道人心豈服人心不服危亂之道也誠

純於王道則人畢服四海之内仰之若父母矣夫誰

與之敵見訓語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願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嗚呼誠豈

可設也設則非誠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啟君之心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指齊王易牛之心曰是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稱堯舜蓋深知人性之本善故每每言之人心本善當時雖戰國之君而興起者衆或議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謂武帝未可罪仲舒有可罪學者所治何事日夜口誦聖人之言心惟聖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奚以告君漢有君

如文帝罷兵衛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罷質也惜乎其無臣賈誼誠美才其學踈未知道故帝亦窺見其短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

若恒性綏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職矣見訓語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壞亂之故雖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雲翳月矣必如周禮所以治其民者治民而後庶幾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司牧之職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兎罝武夫皆公侯之腹心而後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嗚呼周禮之書至矣見訓語

古聖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書曰正徳利用厚生惟和是謂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利用則厚生聖人於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徳車不雕璣必度斑白者不提挈飲食必後長者童子不衣裘庶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書因致其教今周易之書具存其所以啟導人心至矣周官因賔興賢能而致徳行道藝之教苟惟民之所不用而特致其教則難以至於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禮

以寓其正德因民之祭祀而為祭祀之禮以寓其正德後世之為教也徒恃詔令戒諭之暫聽暫觀其何能致化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不如古也無浩歎乎後世之民不可化也終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非淫聲則姦色非利欲則邪偽日夜沉浸乎匪僻浮蕩之中而欲以數行之詔令拔其久固之習難矣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樂平政事大畧如常閒有施行而人心率嚮於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

化若先謂民頑不可化則必無可化之理見訓語

古者納言之官出納五言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自比長而上無非師儒教之德行今之五家為甲甲有長又有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皆古制之道繹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長之做古相教相糾禮敬其長又賓興其賢能則唐虞三代之化復行於今日矣

今之通議大夫以上即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

無上大夫今之大中大夫中大夫中散中奉郎古之中大夫今之朝議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請朝散朝奉郎古之上士今謂之員郎今之升朝承議奉議通直郎即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即古之下士今之選人承直以下即古之不命之士古簡而今繁爾非古制泯絕也大治之後徐釐正之

古者論道經邦三公之職也漢則轉而為大夫為議郎矣漢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員益多夫以三代盛時

猶難其人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論道者非聰明睿智深深達乎道者不能自秦滅先王之學士失教養故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絶無而僅有而况於有如三代之三公能論道經邦者乎諸大夫諸議郎所論大抵淺陋是無惑乎自漢而下不復有三代之治也漢雖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名則半存實則俱亡

揮麈録載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狀則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錄者

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唐書載事倍於舊事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輕出之簡竊謂左右史不可輪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榻前遠二史因仍故事失於釐正

先生嘗言治道只在擇賢久任又曰宰相貴知人知人甚難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擇得一賢明監司使監司擇一路郡守使守擇諸邑令則得人久任而無不

治矣久任則諸縣皆得上達郡守亦止治附郭縣治

國小闕

諸儒論封建詳矣而猶有未深當乎人心者今具論之

以俟明智者擇焉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謂藩維固可

禦冦害謂久則有背叛相侵伐屠殺之禍郡縣亦有

一利一害利謂無背叛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

固冦至莫禦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難救郡

縣之害輕亦可使之無封建之害難救攷之春秋戰國可覩已或謂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策則易制而夏萬國非不衆小至商侯國歸者三千周八百雖有不在其數中無數矣强淩弱小并大以至於浸寡勢也郡縣之害何以能使之無擇賢久任則亦可以固藩維亦可以禦冦亦封建之意也或曰封建公也郡縣私也吾今舉天下之賢者而郡縣之久任之其公猶封建也剏封之始公矣一再傳之後安能

保其皆如父與祖之賢也亂禮虐民天子之六師未能亟至其國而移之也是乃所以成其私郡縣則審其果亂虐下一紙之令罷之矣不得肆其私也不至於必勞天子之六師也或曰封建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有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而兵農可以合今能屯田營田限田漸寓兵於農則古亦可漸復也或曰封建古列聖之遺法置郡秦亂世之法舍三代

而從亡秦不可此則不究事實以非亂是以惡揜善自古聖人非謂世襲至善斷不可廢侯國之封其來尚矣湯武豈能盡削而去之周所滅者五十國耳餘無大罪固不得而廢者勢也周之所封藩屏王室亦勢也使武王歷見春秋戰國之禍而又當秦巳并天下之後未必以置郡為非也秦之亡也則有由盡掃先王之道焚書坑儒殺人如刈草營然游興大役民不堪命一夫大呼奔潰四出而不可収拾矣非罷侯

置守之故也漢四百年唐三百年郡縣之亦足以綿長不為無效也或曰柳宗元匪人其言不足用也吁以人廢言君子不爾矧馬周亦言之李百藥亦言之不較是非利害民被禍之輕重而貪慕古之虛文受執古之實禍智者切哂矧今又補羣論之闕而為久任合封建郡縣之意而通之守令無罪終其身朝選上佐如古者一卿命於天子餘從辟名而責治効焉責貢士焉稱職則有賞增秩否則有罰鐫秩甚則罷

縣統於州州統於帥府帥府統於朝廷帥守令皆達於天子諸路州縣之大者析之可也縣不治幷責帥諸路不治責御史宰相或曰任之莫久自歷代未之能改闕寡員衆何以處此曰才德之足以父母斯民寡矣吾猶慮其不足以充數夫何患況當漸舉比閭族黨之制分職多矣鄰里推服即可任世變風移人心本善改過移善即可任闕寡非所慮也

聖人未嘗廢武備而後世之為將者至於用詐此天淵

之不相及氷炭之不相入也自宋襄公成安君以好行仁義不達其道致敗而後人懲創之者亦不達其道遂謂古道不可復行於今是豈真不可行哉夫道一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於武事每求諸義每喻於義得義之趣小人於武事每求諸利每喻諸利得利之趣君子之兵豈若宋襄成安之為哉且彼二君豈真得仁義之道而用之哉由道而行何徃弗利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未常用

詐也自司馬懿莫之能當而況於餘乎馬隆李靖皆得正兵之法皆規八陣而用之皆根本乎黄帝丘井之制二子之爲將亦古今名將之所畏仰然則正兵何畏乎大敵豈正道獨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豈正道獨可行於平時而不可行於戰陣乎正道之足以倚辦如此足以致効如此而小人志不在道不得道義之趣苟於目前之利遂至於詐古志謂言不必信謂義在於變不可固也小人直狙詐而已矣以

詐而勝既勝之後其禍方長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不可得也求其折衝千里之外還師衽席之上不可得也自周衰道義不明義利雜施以詐術相魚肉可痛可念又自漢以來文武之道益離士大夫往往恥於言兵而狙詐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於其閒益肆其毒權謀益張忠信益泯良心益斲喪幾於磨滅矣相凌相詐相篡賊之風何時而已有志於善世之君子安得不精究乎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

陣也見訓語

漢高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韓信彭越黥布非不猛反以起亂夫武備不可已而非所尚也虎賁虎士所以行吾之德威也禮樂刑政有一不於德則人必有不心服者矣是為禍基自漢以來諸將多以智勇勇智如成湯斯善如後世則非道矣豈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諸葛之八陣李靖之正兵

畧近古矣見訓語

今之五家結為一甲則周禮之五家為比為隣也今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即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類也縣令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則比閭族黨之制可脩矣所謂族師其賢可師者歟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百家之中必有賢者可師閭胥比長皆儒士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禮六鄉之制如此若六遂農民則所以教之者畧其官亦

降一等誠使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為不善此勢之所必至也縣令茍狥私則廢之終身將不復亦何敢以私比閭族黨之制行則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國祚之長亦可數百年漢唐之禍可息也

岳飛用兵有勝而無敗聞其欲有所舉也必盡名諸統制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備謀詳慮竭智共攻而終於無敗也乃

行故飛每戰無敗見訓語

今之樞密元帥即古之大司馬必得夫大公無私大智無我大勇無動之人而任之庶乎可以為吾民之司命用不仁者為帥僥倖成功其禍方長魏之司馬晉之劉裕其事可攷見訓語

蓋嘗竊笑世有御將之說說者每難之講其說者輙歸諸術且曰惟英雄之主善御將嗚呼既曰御將矣安得有善豈不危哉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將將未嘗為

亂後世以術御將術易窮將多亂蓋後世不用賢將而用智將勇將後世所謂智不本於正率出於術用任術徒勇之將授之以專殺用衆之權是使之為亂也夫既已使之為亂又為小術以御之彼一日覺之適足激怒凡曰御將者皆可笑也此其患起於儒者不知兵然世亦或有之苟得而禮用之可以措國於泰山之安奚俟於御將 見訓語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畀守在四境簡初疑焉邈乎其不可以企而及意或謂時移世異古道不可行於後歟厥後忽省而言曰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誠心感通四夷可使如一家然而舜誅四凶周公滅國五十其不可告語啟諭再三或于四于五有大義不可宥不得已用師則有法如後見訓語

擇師

周官六軍軍將皆命卿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冠司

空即今之左右丞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聖人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武王師尚父周公然後可以作帥帥奉上帝之命以行上帝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道全德備有一虧焉必於此乎受敗敵窺吾隙以投之兵如水趨虛必入帥不能不動於色則以色誘之帥不能不屈於威武則以威武屈之

帥不能不動於富貴則以富貴誘之帥之聰明知慮不能無所不照又不能稽於衆舍已從人則於其知所不及之隙以敗之帥好名則以名取之帥不能不動於玷辱則玷辱以動之此類不可殫紀

始謀

有友為平寇之策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箇曰脅從罔治善矣顧亦毋置殲厥渠魁一語於胷中足下置此一語於胸中口雖不言而精神之所發施行之所形

見識之所在不可掩彼如足下欲殲之遣一刺客至如之何生靈皆吾赤子令守令不能一一皆得其人守令害虐小民小民困苦無告無所逃命聚而為盜未可遽取而戮之當諭之平之于再于三雖于五于六可也已上亦可也萬有一義不可不殺如殺吾之子則殺友不用簡言取七賊剮之或謂膾其心肝而食之彼雖嘗破縣未嘗攻州至是擁大衆欲取州以友在焉友及其未至用五六百騎摧其前鋒冦乃遁

捷則捷矣亦危哉又聞冦果嘗遣刺客至所幸免於難免則免矣危哉何如用守在四夷之道

諭敵

諭敵之詞曰有國有家者必順承上帝之旨廼吉廼福拂逆上帝之旨必凶必禍此天下所共知上帝豈欲兩陣交鋒使無罪之民就死地今玆已令諸軍不得擅發一矢唯設布幔以待敵矢願同奉帝旨同享吉福人皆樂生畏死願同奉帝旨俾兩陣生靈均獲生

全不惟兩陣生靈大喜兩陣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不知其幾千萬人皆喜不惟兩陣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皆喜見者聞者不知其幾萬萬幾億億皆喜然則上帝惡得而不大喜吉福惡得而不大至

軍法

軍法本於伍法五人為伍四人四隅長居其中長即四人之將也以此推之擊其左則左應擊其右則右應

擊其後則後應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此不可敗之法也孫子謂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似矣而又曰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非也垓下之陳韓信得此法故勝項羽失此法故敗五伍為兩兩有司馬即此法也四兩為卒卒有長亦此法也整於百人易於筭也自此而上皆五五卒為旅旅有帥五旅為師師有帥五師為軍軍有將皆五法之推也

賞罰

吳子謂能使衆整者智將也諸葛武侯之師止如丘山進如風雨整也能使諸軍不畏敵則整矣諸軍之愛敬主帥如父兄又賞信以誘於前必斬以俟於後則不畏敵矣必教習熟而後可

生直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夫不直者當死其不死者幸而免也異哉衰世之言兵也曰兵者

詭道也詭而勝者幸勝也適值夫彼之不善也非常勝之道也不直鬼神之所惡也上帝之所惡也不即死者幸也禍在其後也孔子曰好謀而成非謀為詭也正直之道中自有深慮遠計諸葛武侯不用詭而司馬仲達畏之如虎李靖之取突厥止用正兵善謀者審諸此 已上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武備曾講究否汲古曰愚陋未能盡達惟知守戰之要當以將帥為要得人為先雖堅甲利

兵高城深池不足恃焉漢有飛將軍則匈奴避之而不敢入境唐有王佐才則能提孤軍以取定襄汲古
又嘗聞高宗皇帝聖訓云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選
擇先生曰建炎間如岳都統欲有所舉必盡召諸兵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
至於六七詳備乃行故有勝無敵又如德安守陳規備禦有方具見於守城録向者陳待制初鏤版於九

江知其喜此書遂取以納東嘉郡庫即命為帙分遣士夫以廣國家武備汲古曰有是人則必能成是事但患無若人也先生曰是見誨語

慈湖遺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潘 烔

慈湖遺書卷十七

宋　楊簡　撰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已過失此說可為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

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心吉則百事皆吉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爭為事吾家當以不爭為事

所親者君子吾即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即小人也小人多佞喜承順君子則恥之所親近未可不察豈可

舍其違意而取其順已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果知之誰敢為不善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於不善而不以為異

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晩之事漸漬奪人之甚於

此淡溥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尚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遇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少

過誤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堅不然則其堅牢日甚

邇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葢奔競利名所致觀之足以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首變易之資若已有資則寛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

又計較不已彼身即我身彼得即我得彼失即我失

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

學者要無我處幹喜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為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

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為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不可有此

處世免人怒責已為幸事安可責他人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人為景所奪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堂花燭在玳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飢時飲食寒時衣裘炎暑風涼凛冽火閤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違柴門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省之此二者之心無自而生

貪味則多饑貪財則多貧

此身尚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顛倒中以美為惡以惡為善以苦為樂以樂為苦

知則為學不勞矣

吾家子弟當急親賢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為善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説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

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己空空絶無所

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理

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

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自已有道則人自化

顔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發

一事不敢妄為

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已從人舍已

從人未易見以已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人為舍字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吾過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効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已為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褊小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

學者行已足矣無求於外此學之要說

近來學者多偽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
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為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為學自已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
知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
已之惡為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為多曩時觀彼學者
自謂無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故今日有
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為意吾因片言戲謔自悔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甚焉吾乃自覺多以為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學道貴專一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口

使胷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即道一體二明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未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

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頼之意

九泉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

處誤却多少人

學者常先虛已自古有誤認臆度為道浪度光陰蹉跎

實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為先追想其情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求之吾為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今歲一病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已之愚拙未可以為愧材藝之士多為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衆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衆寡

知已德之重輕

世間誰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少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先聖爲魯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顧已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患

生

近世學道者衆然胷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興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己意哉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歸

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即住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孔子拱而尚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今人多忽之

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

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衆人中有存天焉可從衆則從衆

學者虛已如無知遇事則謀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

發

近世惟尚詞章而奪其正學是以家國乏人材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虚天下如家聲譽復
炫燿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内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
意思語黙静動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
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為
喜行久則厭以坐為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
已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已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為常君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則成功不必問細大

利名即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為利名不貪則為富貴高

崇

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却得氣習日

銷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殘賊其心人欲惺惺

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為君子在瞬息之間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為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古人以奢為恥今人以不奢為恥

古人急於求友近世於此頗緩

吾嘗誨骨肉家中雖窘束其使人以禮其待人以實

天地之間鈞陶萬物而變化無窮者以其正也正之為

義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吾置物酬價不過往往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即已也

為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為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

是以自已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

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為已

曾子謂堂堂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葢

有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特地

也顏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寛恕靡爭靡競

以其好學之篤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處高堂則氣寛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𠯑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尚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為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於中此過必毒害已益甚過既不去使已終身為小人學者試思即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

過之心有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人皆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無公論則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人愛兒女太過其後翻成怨惡者蓋愛極則怨生乃自然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所見治之不

當自己先已失治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輒嗔人亦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造器用不必狥時俗求巧麗而勞心巧麗則器俗勞心則人俗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

文詞為學道之蠹

立家不在求富求富則家貧立國不在求富求富則國貧至於學道或務高求大則道愈遠

財物大多反害子孫人罕知之

為己之學有所不顧有所不恤如目前無人是以不求名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其實而有勇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

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塵

埃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已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實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已安静之人

飽多饑少由靜以養氣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胷中有停留未為盡善

人心不明互有得失賢者所以尚恕

矜伐有害於已而今人以為先

世之才能儘爭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已不得黨蔽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衆禍生

胷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聽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顛倒故多憂不顛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興佳況浸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為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也

人以善歸已以惡歸人蓋欲已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乃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為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却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時人自己尚不識更向何處施為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黙不必他求

吾往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求於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茲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得自然而與天理相違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若以自己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胷中了無所有則所謂天理者見矣天理即吾心也

人方饑忽三盃殽饌莫被他謊盛暑炎燠風亭水榭薦盃以沉李浮瓜偃息以紗厨湘簟莫被他謊朔雪飄零入紅爐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謊皆為物所轉故不能逃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為見以耳逐物為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胷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顔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胷襟常無事常悦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説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脱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已作主從事
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衆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君子以國為先祖宗次之居官以民為先子孫次之
食不語為學到日自然如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如彼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增

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域

外國使命乃賔客也賔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事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游不迫或有忌心或有勝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興戎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為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自已而善用其已則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地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為之是將黄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葢不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九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憂財用與畏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為畏財用為憂先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

心

人以念慮為心是致為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自執己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岳如膠漆而常自覺一日氣習分離如巖崖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浸輕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

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茍不以財用養民焉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為憂而以此理為慮達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殺季子也為安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殺傷如割己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閑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隣里悅而歸之以是為驗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女子不可多言笑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鍫復一鍫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廉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真味

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知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稍整喪禮不必恤外議緦麻小功有疑則服大功

一日閑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為盗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盗者乃可先

公因顧欣然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今簡書之冊以

示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爲當

於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恥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㢘謹

是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

急於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嘗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土無鴈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鴈使天地間都無鴈則聖人定禮亦必欲奠鴈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耳

受人寄托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潑粥而食粥罷謂簡輩曰吾向來惡粥色

黒者今日微黒耳便起惡心故澆以墨

治人不在威得理則人敬服如四三伯臨事通變寡怒

人自不犯死之日隣里下涙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

極微小吾以為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已過難除知他幾番涙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碁小兒許用胡哮不可放紙鳶他

皆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小兒漸長欲行約速不可遽明年欲行今歲先諭之以

寛為貴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也

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不邪

則道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患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明事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髮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為處世勞苦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女子事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舅姑有道則為父母之榮

往者申屠一郎以孝聞於鄉里豐消敏諸人多訪之母
在堂未嘗不冠帶衫止皂帶

有家者起不可不早食不可不齊於此可以觀家之興
衰

使財物寬餘當置產業一頃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助
之費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

吾今之樂不可量也

當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告有盜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録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説其説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

坐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然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故神色不動

簡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簡曰大人輕財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資吝嗇後知非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汝勉吾為西湖之游吾已嘗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已及問其所以為已却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遽令枷項示衆乃密使人伺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屈昨日遭某人拳今日却枷項伺者以言入遂直其訟太守以為得計郡中亦稱之吾切不取是使部民習詐非善教也

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惡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以為我被客來作主迷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為彼事功雖倍

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辨則十百千萬存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庸愚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善第恐顔子未暇及此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懥甚知非力改簡自童稚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嘗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

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

日幾於無言每曰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即為不敬拈一草不敬即為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為

道釋氏謂之認賊為子夫堯舜為天下後世知其名

而堯舜所以為善今人點粧賢者之名歸已於堯舜

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

待修為

吾家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朴儉約此

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慈湖遺書卷十七